

書叢藝文中建

高蘭朗誦詩

著 蘭 高



行印社版出中建

高蘭朗誦詩

高蘭著



書名 高 蘭 朗 誦 詩

著作者 高 蘭

發行者 建 中 出 版 社

地 址 上海河南中路三二八號

電話： 一三八二五號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五月滬一版

★不准翻印★

自序

從抗戰的開始起，六年來，朗誦詩的逐漸爲人們所認識，逐漸的成爲中國新詩歌的主流，在今日已是不必贅言的事實了。但配合着這種運動的發展，所應具備的條件則又無可諱言的是相當的落後。即以詩集的印行來說，在重上似乎也都是相當的貧乏的。過去作者在武漢在香港雖然也曾不憚譴陋出版過幾冊，但兩次都是剛一出書就因了戰爭的關係而不能運銷了，甚至於有一次竟連排印都未來得及完成，到現在爲止即作者自己，都沒能存有自己的任何一冊。幾年來，有許多地方爲了朗誦，或者取爲教材，不斷的輾轉來信索閱，或詢問出版地點，都使作者無法應付；如果只是索閱一兩首的話，曾幾次的抄寄奉過。

去年成都越新書局，曾有鑒於此印行了一冊，但那只是漢口大路書店的成都版，不但內容已是明日黃花，而且事前也並未經過作者的選訂。

所以在這個集子裏所選輯的，差不多包括了作者自抗戰以來的詩作全部，原共五十餘首，比在大路書店和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都增加了許多，可是沒想到剛剛印到一半竟已達一百七十八頁之多，這樣便來了許多難於處理的困難問題，結果終於爲了使本書得以

較易於就正於各地的讀者面前計，不得不重加編選，把它分成了兩冊，上半冊廿首爲第一集，而跟着出版的下半冊廿首爲第二集。是一種不得已的辦法。

卅二、九、於渝郊

滬版小記

不獨寫詩得有資格，讀詩是也得有資格的。所以聞一多先生當許久不寫詩後曾在一篇文章中說，他在學着讀詩，可見即便是新詩也並不是人人都可讀得了。漸離先生在悼念朱自清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說：

「幾年前曾經試寫過一卷小詩，請教於朱先生，經過他詳細的指正，臨了他却再三叮囑我去看看聞先生，說：『他雖然許久沒有寫新詩，但現在正在選新詩，他的意見常是獨到的。』當時我和聞先生還不相熟，我去了，也得到他的許多寶貴的意見，雖然有些處和朱先生正相反。」

至於我是一個沒有資格讀詩的人，如今「高蘭朗誦詩」在上海印行，因為高蘭先生遠在交通阻隔的北方，却不能不由我來代寫幾句話。基於無論懂不懂，我總有我的偏愛，而且朗誦詩和普通的詩不同，如朱自清先生所說，「朗誦詩是羣衆的詩，是集體的詩。寫作者雖然是個人，可是他的出發點是羣衆，他只是羣衆的代言人。」詩是容易瞭解的，所以我就率然動筆了。

我最初讀到高蘭先生的詩，好像是刊在「戰線」上的哭泣女蘇菲，至少以前讀過的

沒留下什麼印象，這首却深深地感動了我。記得當時一位朋友的太太對我說，她也曾爲這首詩流過眼淚。

高蘭先生的詩集給出版，據他自己說最初好像是武漢的一家書店未經他允許而替他輯成的。以後他又將自己的詩作選訂成了兩冊在重慶出版，但是很慚愧，我都沒有讀到。直到今天的深夜裏，在燈光下我才將這個手訂的詩集約三百面的紙型一口氣讀完。世界上沒有比歷史更偉大的詩篇，但普通的詩人却多半以爲世上除了詩什麼都不存在。我感覺高蘭先生的詩却不同，它時代氣息是這末濃厚，幾乎每篇都是時代的歌頌，每篇都是歷史的詩篇。它粗獷，豪放，樸實，熱烈的歌唱出了時代。

中國的社會是變換得這末迅速，幾年的時間就使人有隔世之感，甚而我擔心起來，這些時代氣息這末濃厚的東西在今天出版是不是會令人生明日黃花的感歎？可是，我也想到，也許借這些詩篇才能使人不至忘記八年抗戰的艱苦。

如今是人民的世紀，也即是羣衆的時代了，表現羣衆的詩篇無疑的將要盛行起來，高蘭先生是中國以寫朗誦詩聞名的人，今天來將他的詩集出版，就不能說沒有意義了。

田仲濟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四日於上海

目 錄

自序	一
滬版小記	一
春天來了	一
七月之歌	六
山崗上	九
夜行	一二
日本的「轟炸之王」	一七
天然瓦斯火	二六
這裏不是咱們的樂園	三四
送××從單	四九
向勤勞的石匠們致敬	五二

嘉陵江之歌	五九
九月獻詩	六七
送別曲	七五
冬天來了	七八
九年	八六
悼饒兵之母	九一
八月的末尾	九七
十年	一〇二

春天來了

春天來了，
燕子從熱帶歸來了；

這麼多的
這麼高的
向天空張着口的
黑色的煙突啊！

是去年飛過的地方嗎？

叢密的森林，
嚴密而沙啞的
響着機器的聲音，

樹底下走着油污的人；
雲雀向遠方飛去了！

是去年飛過的地方嗎？

田野依舊是碧綠的，
鋤頭，鏟刀，木犁，
揮舞在代耕隊 手裏；

老頭子在牆角下晒着太陽，
白鬍子向圍坐的孩子們抖動；

「甲午年……」

日本，這萬惡的仇敵！」

是去年飛過的地方嗎？

千年也無人跡的山嶺啊！

像打落了牙齒一般

吐出了金色的公路的舌頭，

石橋在兩山之間

安穩的睡下了！

黑色的鐵軌

向藍天眯着眼睛，

聰明而狡猾的微笑啊！

是去年飛過的地方嗎？

江水捲動着濁流

輪船笨重的喘着氣，

早晨，白天，夜裏。

穿梭般川流不息，

碼頭上，

千千萬萬的燈籠火炬，

一聲不響的

他們在做什麼呢？

是去年飛過的地方嗎？

公園裏的桃花零落了，

海棠寂寞而憂鬱的開着，

遊人們在壁報下擁擠，

成千的壯丁，

挺着胸，

唱着歌，

邁着農民的步伐，

向射擊場走去：

是去年飛過的地方嗎？

教室空空的，
寺院裏吹着軍號，
隊伍行進在街頭巷裏，
隊伍行進在鄉村鎮集，
人像海一樣的流着，
旗幟像怒潮裏的遊魚，
鐵鳥的馬達在吼着：

「抗戰到底，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是去年飛過的地方嗎？

七月之歌

七月呀！

我們的第二個生日

戰鬥的七月呀！

你英勇的來了，

我們是

更英勇的迎上了你呢！

古老的神話，

也許還懷念我們吧？

我們却把它遺忘了！

像遙遠，遙遠的

飄散了的海市雲煙，

繁星見睨着憂鬱的眼！

七月呀，

是生存的可歌可敬的日子，

是奴隸們反抗的永恆紀念！

不在天上

是在人間——

是我們活着的那一天

那一個地方；

是我們死了的那一天，

那一個地方；

是抗戰的歲月

直到勝利的明天！

是祖國的城市山河，

直到全世界消滅了黑暗——

七月呀！
戰鬥的七月呀！
中華民族的心，
在你的面前，
聽祖國的呼喚，
是多麼
強烈的激動啊！